



游淑靜

水晶出版社

負責人：趙承厚

創辦年月：五十七年十一月（六十一年停辦）

性質：文學路線

已出版書籍：十一本

似乎已有多年未見「楓紅」的作品發表了，這個曾經得過十大傑出女青年金鳳獎的作家、編劇家，現在過着恬淡清閒的生活，使得女兒都已上了大學的她，看來仍如少女般，純真可喜。

提到當年她創辦的「水晶出版社」，一抹興奮的神采劃過她的臉龐。

那時創辦「水晶」，是楓紅和她先生趙承厚，夫婦倆拿着存款、年終獎金，外加她的編劇費湊成的，他們在羅斯福路六段買了一層公寓後，那兒就成了「水晶」的社址。

原來就喜歡爬爬格子的楓紅，辦出版社是最自然不過的，她的先生雖然不是文藝圈的人，但也喜愛文藝，因此兩人一搭一檔，竟也躋身出版社之林。

夫婦倆傻呼呼地弄出個「水晶」，也沒餘力請什麼幫手，編輯方面就由楓紅主掌大計，其餘印刷、封面就由夫婦二人共同策劃出力，甚至包書郵寄也不假他手，因此常忙得喘不出大氣，但自己的事業，苦雖苦在身上，樂却樂在心頭。

「水晶」的第二本書是「諾貝爾獎小說選」，內容都由楓紅精心挑選，豐富的内容，加上精美的印刷，使得這本書一出來就暢銷異常，到目前，已到了第十五版。

後又陸續出了「川端康成小說選」、「楓紅選集」、「從卡夫卡到貝克特」等書，都屬文學性書籍，這也是「水晶」出書的一貫原則。

「水晶」叢書的特色是：皆採袖珍型版本，封面設計一致，彼此唯一不同的是以顏色來區分，譬如：藍色代表文藝氣息較濃的書，紅色代表熱情奔放的書，粉紅色代表愛情小說，雖然外表都五顏六色，但純色的封面，配上簡單的線條，勾勒出明淨雅緻的面孔，令人愛不釋手。

如果您注意過「水晶」的封面，書面上那六面型的晶體，加上中間透明的稜角，就是「水晶」的標誌。水晶原就是自然界最純的物質，不多但却最精，而「水晶」叢書正與水晶其名相仿，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，從五十七年創辦到六十一年停辦，總計才出十一本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「學問猶植樹，春天開花朵，秋天結果實。」

水晶，是屬於你的，歡迎有創意、有幹勁的新血！」

這是「水晶」每本書內附載的一段話，不僅鼓勵他們自己，也鼓勵別人。

到了民國六十一年，由於「水晶」兩大掌櫃之一——楓紅的丈夫因公出國，正好那時，有一家信託公司的負責人邀請楓紅擔任一份工作，相當忙碌，因此在一時無適當人選的情況下，「水晶」自然地就被停辦了。

想想當初創辦的艱辛，楓紅眨眨眼，聳聳肩說：「停辦「水晶」後，很多人都很惋惜，我自己也覺得很遺憾，但攔都攔這麼久了，而且好書也不容易找，恐怕只好讓水晶成一個永久的回憶了。」

星光出版社

發行人：林紫耀

創辦年月：五十三年四月

性質：綜合路線

已出版書籍：三百餘種

在宇宙衆多的銀河系裏，一顆小小的星星，實在是微不足道，而「星光出版社」發行人林紫耀之所以取名「星光」，正是這種用意，他自謙稱：只要「星光出版社」有一天能發出一點亮光，照亮一小塊地方也就夠了。

在十多年前，臺灣出版界還是一片處女地時，正值「文星」的黃金時代，出版書籍全部暢銷，林紫耀在那時就有了「文星」五年經理的經驗，對出版界的了解自然深厚，因此在民國五十三年，他就自立門戶，而創立了「星光書報社」。

書報社草創之際，艱苦備嘗，也沒有財務能力從事於出版，而以經銷書籍雜誌為主；同世界、雨辰、遠東、黎明等書報社都是老招牌、老字號。

到了民國五十九年左右，「星光」代銷的書也因信譽卓著，而愈來愈多，雜誌逐漸漸地減少，自然經濟狀況也穩定下來，自己出書的慾望因之大增。

這個階段的「星光」，不再代理新客戶，老客戶也慢慢地辭謝，這中間的一番甘苦，實非局外人所能意會。

原來經營書報社固然頗有經濟利益，但是代銷業務必須有够大的場地來存放汗牛充棟的書，這是一大困難。其次是風險太大，書報社介乎出版社與書店之間，交易數字很大，偶遭倒帳，書報社就只好自己賠錢了。

因此，「星光」在經過多年書報社的面目後，現在則蛻變為以出版社的姿態出現。

「星光」出書原則，首先求其可讀性高，同時兼顧市場與書兩者的需求關係。「星光」書籍的另一特色則是定價低廉，希望藉着薄利多銷的通道，使每本書都能深入社會的每個階層，讓所有讀書人都能買來不覺費力。

到目前為止，「星光」出版的書已有三百種，兼具各種性質，除了個人的專集外，「星光」叢書都以星為名，譬如：雙子星叢書、星光詩叢、水星文庫等等，聽起來很有詩意，倒是「星光」的絕大特色。

在「星光」出過的衆多書籍裏，「異域」是最膾炙人口的，不知感動了多少海內外的中國人，另外「智謀叢書」也是極暢銷的一類，當初「星光書報社」社址在漢口街，後遷至中華路，兩年前，「星光出版社」三遷寧波西街新購永久地址，佔地頗廣，書香滿樓，實是這些書籍所賜。俗云：商場如戰場。商場謀略的正確，才是成功的保證，的確不假。

書的水準高低，原就很難判斷，有些書適合高級知識份子，有些書適合中下階層的人士，但都不可偏廢，因此，「星光」的出版路線也將是多樣性的，以適合各階層的需要。

但林紫耀又表示：希望在他有生之年，能出幾本有價值、對歷史有貢獻的書，即使賠本，也在所不惜，這是他最大的願望。